

只有很少部分的新移民会将主要资产和生意带到国外,在当地的投资以拥有房产和股票为主,而房产又占很大比重。

移民不移钱

——中国人海外移民现状调查

文/姜智鹏



“我的家庭的历史，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史。”面对客户的时候，李华学总喜欢讲自己家族的故事，虽然这很不符合西方文化公私分明、保护隐私的传统，但李华学说：“这能让客户知道，他们现在处于一个多么好的时候”。

澳大利亚人李华学是上海一家移民公司的合伙人，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。

“我父亲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自费留学并留在澳大利亚，也就是‘洋插队’，我妻子的祖辈是晚清时候作为劳工去美国修铁路的，侥幸没死，辗转去了加拿大”。

中国人的海外移民，无形中带动一个新产业的崛起。2009年，李华学和妻子陈梅重回中国，开始做移民中介。“如今移民的中国人，不再是劳工和‘洋插队’，而是投资者。他们想要的，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身份，而更看重赚钱的机会”。

辛酸的前辈

中国人移民海外古已有之。晚清到民国时期的“下南洋”则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最高潮。

史载，鸦片战争之前，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约为150万人。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49年，移民人数飙升，仅1922~1939年，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人。

当时移民海外的主要是华人劳工。

陈梅的祖辈也是此时离开福建的。“美国的工头也不拿中国人当人，每天都有劳工客死异乡。等到铁路修完，村里同去的十几个人只剩下3个。”在她很小的时候，长辈就告诉她这个辛酸的开始。“经过三四代人的拼搏，我们才融入了澳大利亚社会，不被歧视，教育、收入、社会地位和当地人一样”。

李华学的父亲移民海外，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。

1987年，李华学的父亲自费赴澳大利

亚留学。“就带着一个手提箱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1000多美元。前途未卜、背井离乡、举目无亲。”

李华学说，为了维持生计，父亲一天要打好几份工，根本没有时间读书。“但因为拿的是留学签证，学费还是得交。而找的工作都是最苦最累、薪水最少的，即便如此，找到工作就算不错了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澳大利亚政府一次性给8万多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。李华学的父亲成为澳大利亚人，如愿以偿。几年后，李华学父亲所在公司登陆A股市场，成了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，而在赴澳留学前，他已是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。

不是猛龙不过江，大多数的“洋插队”故事，都以辛酸和无奈收场。

当时，在华人移民中就很流行这样的调侃：“餐馆端盘子的多是硕士，开出租车的起码是博士，找到公寓扫地的工作，那要博士后。找一份工作，起码要走破3双鞋。”

至今，李华学的父亲仍在当地开出租车为生，“对于我们回到中国，他们总是有很多感慨，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轮回。当年如果不出去，当个上市公司领导，比开出租车不知强多少倍”。

“上世纪90年代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，很少有人重新达到当时在国内的社会地位。”李华学说。

新移民的阔绰生活

在李华学看来，现在的中国移民，“是移民历史上地位最高，财力最雄厚的一波”。

徐舒婷是浙江人，2008年全家移民加拿大，并在温哥华的唐人街买下了3套公寓，延续了在国内的投资传统。

但到了加拿大，徐舒婷才发现真实的唐人街和电视上看到的并不一样。几年前，温哥华政府在这条街上收购了一些房

屋，改造成廉租屋，提供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其他生活需要救济的人群，例如吸毒者，后来，这个区域附近的居民，能搬走的基本都搬走了。

有了前车之鉴，徐舒婷找了家华人开办的房产中介公司，想买一套别墅自住。“当时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西温，那里面向太平洋，背后是原始森林，一直是全加拿大最有钱人居住的地方，中介说去西温看房的人，一般会被三件事震撼——海景、豪宅、价格。温哥华地区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这里”。

另一个选择是北温。这里是经济版的西温，同样的背山面海，只不过面对的是一个海湾，但房价却便宜很多。

最终，徐舒婷还是住在了西温，豪宅的价格让同是华人的中介咋舌，“中介老王的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，清华大学毕业，他说如果知道改革开放造就了那么多赚钱的机会，他一定会留下来”。

唏嘘不已的老王，以为徐舒婷住在西温是看重那里的学校，“其实只是因为一句话：早些年，西温的房子是不允许卖给有色人种的”。徐舒婷说。

徐舒婷也没有在西温住多久。尽管拥有英语六级的证书，徐舒婷依然觉得很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。

2010年，徐舒婷又搬到了列治文区。这个上世纪90年代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区，虽然没有海景和参天古树，却有四处可见的华人。

公开资料显示，列治文目前有17万人左右，其中华人占了9万，温哥华300多家中餐馆中，1/3在列治文，超市里的中国商品甚至比中国还要丰富，银行、超市、商城也全都有中文服务。

在这里，徐舒婷结交了新的华裔朋友，并且参加了那里的“太太看房团”，“老公虽然移民加拿大，但实际上，除了换了个国籍外，没有任何变化。生意都还在中国，所以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国内。”徐舒婷

说 这样的状态在近几年移民加拿大的华裔中非常普遍,“很多都是老婆带孩子在外国,但国外生活节奏缓慢,不适应。于是就一起在加拿大炒房”。

在加拿大炒房赚不到什么钱,这让徐舒婷逐步丧失了兴趣。2011年春节,徐舒婷回到中国,“生活好像回归了正常状态”。

对她来说,除了高福利、好的医疗和教育,“移民好像并没有多少意义”。

中国移民=有钱

“新的移民总是频繁往来于中国和海外,以照料国内生意。而以前的移民,大多是几年也不回国一次,因为没钱。”李华学说,如今的中国移民,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形象。

这个形象的核心是“有钱”。

因为申请者太多,2010年,加拿大投资移民政策修改了8次,美国投资移民政策修改了2次,澳洲和新加坡各修改了1次。这些国家都是中国人移民的热门国家,而政策修改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高门槛。

目前,加拿大联邦政府投资移民要求申请人个人资产从原来的80万元加币(约520万元人民币)提高到160万元加币(约1040万元人民币),全额投资由40万元加币提高到80万元加币。

澳大利亚移民局的移民新政,要求投资申请人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由10%提升至30%,申请人和配偶的总资产要求由25万澳元(约143万元人民币)提升至50万澳元(约287万元人民币)。

2011年1月1日起,新加坡投资移民金额从150万元新币(约750万元人民币)提高到250万元新币(约1250万元人民币),企业主所在企业的年营业额从2000万元新币(约1亿元人民币)提高到3000万元新币。

中国人海外移民的速度没有因此减

缓。按照美国《世界日报》的说法,2010年以来,中国人申请美国商业移民的人数增长了20%~30%。

2009年,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约6.5万人,其中,投资移民申请人数较2008年增长数倍。

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数据,2009财年,EB-5类签证的获批人数同比增长了3倍,从上一财年的1443人增加到4218人。其中,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最多,为1979人,这已经接近于2007和2008年度美国全部投资移民批准量的总和(分别为1360宗和807宗)。

当然,这也与移民国的政策方向调整有关。

以加拿大为例,2007年,加拿大调整了技术移民打分标准,特别是对英语方面的要求。因为加拿大政府发现,很多非英语国家,包括中国的移民,并不能在当地找到满意的工作。

“2000~2010年,前5年移民加拿大的技术移民约4万人,后5年只有3万人。”金融危机后,很多国家本身的就业都出现问题,对技术移民的要求就更高,有的高到无法达到的程度。另一方面,他们又希望从中国吸引资金,为当地的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率提供新的动力。

北京和中联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力民说,技术移民的收紧,客观上逼迫中国人只能走投资移民的道路。

人移民了,生意留下

西方国家靠移民“吸财”的打算,在中国移民身上未必行得通。

投资移民和商业移民,理论上都是带着巨额资金去国外投资的创业者。但实际情况是:人移民了,生意却没带走。

“目前,只有很少部分新移民会将主要资产和生意带到国外,在当地主要的投资以拥有房产和股票为主,而房产又占很

大比重。”李华学说,在他接触到的所有客户中,不到一成在当地新办了公司,“也都是做当地和中国的贸易生意,他们原本在中国也是靠外贸发迹”。

“在加拿大、美国、澳大利亚这些国家,投资回报率很少有达到15%的,但在国内,这样的预期却没什么吸引力。和90年代的疯狂相反,现在大量计划移民的客户考虑更多的是,移民哪里对自己的事业更有帮助,或者拿哪个国家的签证,人却不用待在哪里。”王力民说。

新加坡成为中国人移民热门国家,很大程度上就是受益于此。

虽然从投资额度来说,新加坡几乎是中国人移民热门国家中最高的,需要投资者在新加坡的基金市场中投资150万新元(大约相当于700万元人民币),投资期限必须满5年。但“新加坡没有移民监的限制,移民并不妨碍留在国内打理生意,而且以零遗产税、低税负闻名”。

此外,南非、南美一些国家,甚至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加勒比海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,也正成为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新热点。

“移民南非、南美国家的中国人,大多在国内有过矿业投资经历,想在当地买矿投资。巴西、阿根廷的铁矿,智利、秘鲁的铁矿,玻利维亚的木材,和中国的互补性很强,就有中国人冲着这个移民。”创恒投资咨询公司包明说,南非目前的黄金、钻石矿产业仍以原石开采为主,但政府正大力鼓励高附加值的后期加工产业,“中国很多煤老板都非常有兴趣”。

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,这个国土面积只有267平方公里的国家,则因为是举世闻名的避税天堂而受到青睐。移民这里,只需要投资不少于35万美元在已获得批准的投资计划(包括购买房产)上。该国甚至不要求申请人告知原本国籍,也不要求申请人在当地定居。